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四十九回 方小松演說風流案 貝夫人看戲麗華園

且說前回書中章秋谷同著貢春樹、方小松，並帶了高桂寶，同到麗華戲館，要看霍春榮的戲。章秋谷坐定之後，檢看戲單，見今天霍春榮排的恰好是《花蝴蝶》。方小松向章秋谷說道：「你可曉得霍春榮的歷史麼？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！」章秋谷和貢春樹聽了不覺大為詫異，章秋谷便問小松道：「怎麼說霍春榮是中堂的門婿？」

這句話兒我卻有些不信，那裡有這樣的事兒？他既是中堂的門婿，為什麼不去做官？

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，那一省不好去當差署缺，還肯在蘇州唱戲，做這種卑賤的勾當麼？」方小松聽了哈哈的笑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這般老實，難道真個中堂的門婿肯來唱戲麼？」秋谷也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你又要這樣說呢？」

劉、松道：「這件事兒，說也話長，真是江蘇省內唯一無二的新聞。待我慢慢兒的和你細說。」一面說著，就回過眼光兩旁一看，把手指著一間包廂內道：「你看這裡頭坐的卻是真真中堂的小姐、翰苑的夫人，這個新聞就出在他們府上，你在上海難道沒有一點風聲？」秋谷聽了，不及回答小松，連忙轉過眼光，跟著方小松手指的包廂裡面仔細看去，只見包廂內坐著一位服飾輝煌的中年婦人，旁邊還坐著一個少婦。那中年婦人約莫有四□餘歲，面上卻還不甚看得出來，看著只像個三□多歲的樣子。徐娘年紀，未褪嬌紅；中婦風情，猶傳眉黛。那兩隻秋波水汪汪的□分活潑，就像那秋月無塵，春星照彩，明顯著一付嬌嬌的態度出來。這樣的婦人，若在少年時可想而知一定是個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婦時，更是冰雪為肌，瓊瑤作骨，芙蓉如面，楊柳為腰。太真紅玉之香，洛浦凌波之影，低鬟顧影，媚態橫生。真是寶月祥雲，明珠仙露，把個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時。又見他珠翠滿頭，紗羅被體，那頭上的簪飾映著保險燈的光彩，珠光寶氣，嘩嘩照人，背後更有許多俊俏青衣成群圍列。那包廂之外，立著幾個家人垂手侍立，肅然無聲。

章秋谷看罷：方才向方小松道：「看他們這個樣兒，一定是個貴家內眷。不過那神情意態，覺得甚是飛揚，眉目之間隱隱有些蕩意。你怎麼說他們府內出的什麼新聞，快些把這件新聞的原委細細講來，好待我們靜聽。」春樹也異口同聲的叫小松快講。方小松微笑一笑，方才附耳低聲，把這件故事細細的講說出來。

看官，在下做到此間，只好把章秋谷一邊按下，且把這件新聞一一的演說出來，好叫看官們不至茫無頭緒。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你道那廂房內的婦女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內眷？說將起來，來歷卻也不小。原來這中年婦人的母家姓于，他父親名叫于頌南，翰苑出身，歷任京秩，後來熬煉得資格深了，輩數老了，就薦升了刑部尚書，並在軍機處贊畫樞務，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這于中堂生平只有一個女兒，□分溺愛。嫁與蘇州貝太史為室，丰姿雖是嬌嬌，情性卻甚為悍戾。偏偏這位貝太史又是個懼內庸夫，到了外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兒，一到進了自己的房門，看見了牀頭的這尊菩薩，便由不得神魂飛越，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，這位貝太史便不知不覺的做了重生的陳季常，再世的裴御史。貝太史自從點了庶常，也放了一任主考，不知怎的，外間物議沸騰，聲名甚是狼籍，卻說他出賣舉人。至於這件事兒的有無，在下做書的當時並不在場，隔著一個省分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在下沒有親知灼見，卻也不敢一定下什麼斷語。

只說貝太史的口碑傳人都中，就被一個御史參了一本。那班京城裡頭的都老爺照例是這個樣兒。若遇著那勢燄薰天、威權炙手的人，憑著他怎樣的實官納賄、枉法徇私，這班都老爺在一旁看著聽著，都是袖手旁觀，罰咒也不敢去動他一動。若有一個御史參動了頭，還要窺測天顏的喜怒，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參本果然震怒起來，免不得要傳旨查辦，這班都老爺得著了這個消息，一個個都發起狠來，你參一本，我參一本，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稱想這個人既經參奏，已屬是個待罪人員，何苦趁別人的熱鬧再去參他？這位貝太史就吃了這個苦頭，給這班都老爺橫參一本，豎參一本。那本上說的話兒，什麼「似此敗壞科場，賄通關節，若不從嚴查辦，何以正士氣而肅官方」。皇上看了這許多參本，從來說眾口成城，自然也要震怒起來，便將原折發交浙江巡撫認真查辦。

幸虧這位于中堂曉得這件事兒，心上雖然恨著女婿不該做出這樣事兒，削他的顏面，卻又看著女兒面上，不得不替他囑托彌縫。這科場賄通關節的事兒，鬧了出來不是頑的，就是從輕辦理，也要問一個邊遠充軍。于中堂無可奈何，只得替他上上囑托，安頓了那幾個原參的御史，又自己親筆切切實實的寫了一封信，托那浙江撫台替他辯護，方才把這一樁天字第一號的風波平了下來。浙江巡撫果然上了一個折子，替貝太史竭力辯護，無非是查無實據、合無仰懇天恩、免其議處的這些話頭。

這個折子到了軍機，又有于中堂在裡頭照應，方得從輕發落，把貝太史議了一個回籍閒住的處分。

貝太史回得蘇州，剛剛進門，就被這位夫人指著臉兒痛罵了一頓，說：「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，怎麼竟敢這般大膽，連舉人也賣起來？若不虧我父親在京城裡頭同你竭力想法，這個時候只怕你這個狗頭早已滾下來了。像你這樣不爭氣的人兒受了王法，讓我做了寡婦，到也乾淨些兒，省得你活在世上現眼！」把這位貝太史罵得滿面羞慚，滿心惶恐，低著頭屏息而立，連哼都不敢哼一聲。貝夫人罵了多時，見他不敢開口，也就消了幾分怒氣，到了晚間，貝太史少不得也要奴顏婢膝，陪著無數小心，方才哄得夫人歡喜。

自此之後，貝太史時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，見了夫人越發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貝太史本來是個寒士出身，他封翁雖曾做過幾年道台，家中卻沒有什麼積蓄。你想一個當窮翰林的人，那裡掙得起家產？剛剛巴得放了一任試差，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參了回來，依舊是兩袖清風、一肩行李，漸漸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來。幸虧這位于中堂的小姐嫁過來奩資豐富，足足的二三□萬；他又善於居積，數年之內又賺了無數的利錢出來。他見貝太史手中竭蹶，金盡囊空，不免又要將他謾罵一場；罵過之後，索性不要他管了，自己拿出錢來供給貝太史的用度。貝太史樂得坐享其成，隨意揮霍。但是貝太史現在的身家性命都是從老婆身上得來，家庭之內不得不曲意承顏，格外又加了二□四分恭順。貝夫人的性氣一天狠是一天，貝太史的懼內卻一日甚於一日，怕老婆怕到極處。這貝夫人自然就趾高氣揚、飛揚跋扈起來。

貝夫人將近中年，止生了一個女兒，卻生得似玉如花，千嬌百媚。貝夫人溺愛這個女兒，一言難盡，總而言之，也和于中堂的溺愛貝夫人差不多。

貝小姐到□九歲上，就嫁了一個常熟人姓彭的，也是一位太史公，家道□分寒素，相貌又甚不揚，更兼生性不羈，疏狂放蕩，驕態逼人。貝夫人聽了貝太史的話兒，又被媒人攛掇，便把一個心愛的女兒輕輕易易的許了這位彭太史，說定招贅進門，擇了吉期，就把彭太史贅了進來。

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，定是個風流佳婿，蘊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進得門來，貝夫人見他面目不揚，身材短小。說也奇怪，貝小姐倒還沒有什麼，把一個做丈母的貝夫人氣得個發昏，默默無言。當夜就使出他那一種野蠻手段，硬硬的把貝小姐叫了進來，和自己同牀睡覺，不許他出去和彭太史成婚。一連三天都是如此，把彭太史氣得目瞪口呆。待要和他講個明白，卻又是已覺得有些礙口，說不出來，只得放在心中隱忍不發。那貝小姐年幼嬌癡，畢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，也只好偷寒送暖，暗地關懷。見貝夫人這樣作為，不曉得他究竟是怎麼一個意見，又不好意思去問他。久而久之，這貝小姐受了專制的壓力，不知不覺把從前心上的夫婦愛情都消入東洋大海去了。

看官且住，從來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做父母的見那女兒出閣，自然要指望他「琴瑟和鳴，夫妻好合」才是道理，怎麼這位貝夫人用著野蠻手段禁制了自己的女兒，不許他夫婦成婚成禮，天地之內那有這樣詫怪的事情？若果然竟有這樣人兒，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，無所不有的了。你們試想，貝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個心思？原來他仗著自己是中堂之女、翰苑之妻，更兼門第清華，家財百萬，女兒的面貌又生得珠圓玉潤，柳媚花嬌，算計自家這樣的女兒，那般的聲勢，一定要配一個風流鬻貼的如意郎君，方不辜負他

女兒的才貌。見了彭太史這般模樣，氣到極處，便想出一個極糊塗的主見來，忘了那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」的兩句俗語，倚著那一往無前的氣勢，竟想替貝小姐於正門之外另辟一個便門，好任他揀選人才，評量面目，差不多有那山陰公主面首三□人的樣子。你想這貝夫人的意見，糊塗到怎麼一個田地！而且貝夫人雖然將近中年，卻是意氣飛揚，神情蕩越，絕不像貴家命婦的規模。

貝太史雖然曉得，心中也有些不以為然，卻那裡敢來問他一問？隨著這貝夫人帶領了小姐各處燒香隨喜，看戲遊園，漸漸的風聲不雅起來。貝太史也只好眼開眼閉，裝作癡聾。貝小姐更是個少年女子，有什麼定見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著貝夫人這樣的一個尤物，今天看戲，明日燒香，到處賣弄風騷，招蜂引蝶。貝小姐看了這種樣子，慢慢也便樂此不疲。那蘇州城內，貝家太太的名聲，卻是通國皆知的了。

有一天，貝夫人帶了貝小姐到城外麗華戲館包了一個包廂，一同看戲。恰恰的霍春榮新自上海到蘇，演得不多幾日。那一天霍春榮排的戲正是《白水灘》。霍春榮的面貌本來不錯，加以渾身結束伶俏非常，衣服鮮明，聲情激越。那幾步抬步的身段，更覺得氣概高華，丰儀出眾。剛剛出得場門，只聽得一片喝采之聲轟然震耳。

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場，霍春榮本來武功純熟，一路棍法，使得旋轉如風，雖然傀儡登場，卻也有些驚心動目。貝夫人仔細看那霍春榮時，只見他蜂腰猿臂，英武過人，而眼媚橫波，眉含黛色，眉目之間卻又有些媚態。貝夫人看得出神，貝小姐也眼波澄澄，只注在霍春榮一人身上。那霍春榮是個著名弔膀子的都頭，一見了標緻些兒的女人，便要百計千方鑽頭覓縫的謀他到手，何況今夜是送上門的買賣？又見貝夫人等衣裝炫耀，僕從如雲，料想是個大家內眷，弔上了他們的膀子一定有些好處，不比尋常，便也越發的在台上賣弄精神，把眼光注在貝夫人包廂之內，一連飛了他們幾個眼風，把貝夫人母女二人看得心旌搖搖，六神無主。

貝夫人忽然想出一個主意，叫了包廂的案目上來，指名要點霍春榮的戲，點了一齣《義旗令》。霍春榮見他們點戲，曉得已經入彀，甚是歡喜，便進去換了衣服，重扮了黃天霸出來。這一齣戲唱得更是認真。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賞洋，只聽得「鏘啞啞」一聲，那雪白的洋錢就如兩點一般在台上四週亂滾。霍春榮見了□分得意，做到吃緊之際，貝夫人放出那絕嬌必脆的喉嚨高叫一聲：「好呀！」這一聲喝采，驚動了合園看戲的人，一個個回頭張望。有分教：

狼腰猿臂，驚回蝴蝶之魂；燕頤虎頭，飛入鴛鴦之隊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